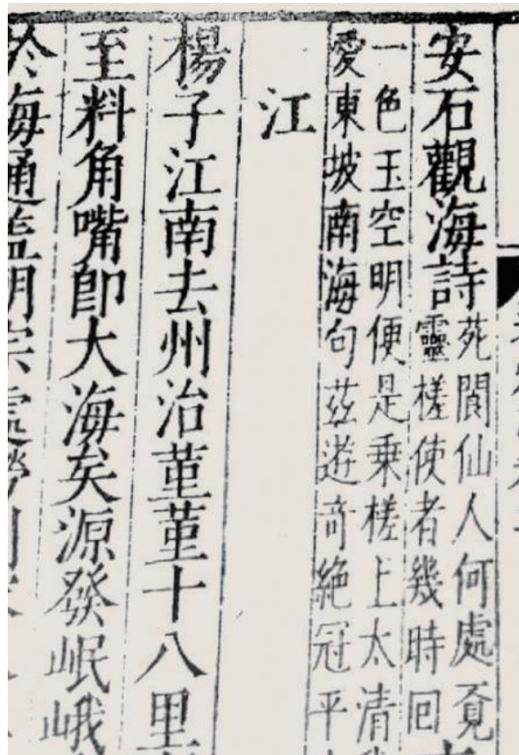


王安石:《狼山观海》抒情怀

□周左锋



王安石像



万历《通州志》上记载的王安石《观海诗》

名人与南通

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专栏

王安石(1021—1086),字介甫,号半山,江西临川(今抚州市)人。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改革家。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著有《临川先生文集》。谥号曰“文”,人称“王文公”。

据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记载,王安石少好读书,一过目终生不忘。其属文动笔如飞,初若不经意,既成,见者皆服其精妙。友曾巩携以示欧阳修,修为之延誉。王安石于北宋庆历二年(1042)三月考中进士,第四名及第。

虽然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

明王安石在海门当过县令,但是可以确定在其担任淮南判官期间,王安石曾为海门县令沈兴宗写过一篇《海门兴利记》,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沈兴宗,名起,号兴宗,浙江宁波人。北宋至和年间(1054—1055)任海门县令。他为官清正,兴修水利,筑堤挡潮,后人称之为沈公堤。王安石和沈兴宗两人有着深厚的情谊,王安石闻知沈兴宗的业绩后,十分欣喜,撰写了《通州海门兴利记》加以激赏。王安石在文章中,以我的所见所闻,吴兴人沈兴宗在海门所做的政事,可以说是有志向的。在海边筑堤七十里来消除水患之后,就大力疏浚沟渠河流,疏导长江以南的水来灌溉义宁等几个乡的农田。那个时候,老百姓苦于东海水患,个个叫苦连天。沈到任后,放松禁制,慢慢

索求,以召集背井离乡的人。过了一段时间,劝导百姓起来去完成水利事业,没有哪一个不是不顾困乏而即时赶来的。王安石感叹:从这一点看,如果确实爱护百姓而能够使他们获利,虽然在残破穷困之余,还是可以勉励他们,使用他们,何况是对于行有余力的人呢?

文章赞扬了沈兴宗在海门的政绩,让百姓实实在在得到实惠。据一些学者研究,王安石的这篇文章与他后来提出的许多变法主张有共同之处,例如沈兴宗在海门放宽禁令缓征捐税,召集流亡的乡民回乡,在确保这些乡民生活安定之后,进一步引导乡民兴修水利工程,恢复农业生产,这样就使乡民很快振作起来,鼓起重建家园的信心。而这些措施正体现了王安

石“去其疾苦、抑兼并、便趣农”的变法思想的核心。所以有专家认为,王安石的变法汲取了海门元素。

此外,翻阅有关古籍,王安石与南通的渊源,还有一首诗《狼山观海》,诗曰:万里昆仑谁凿破,无边波浪拍天来。晓寒云雾连穷屿,春暖鱼龙化蛰雷。阆苑仙人何处觅?灵槎使者几时回?遨游半在江湖里,始觉今朝眼界开。

在2017年5月16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、现代快报承办的“致我亲爱的家乡——最美江苏诗词大会”大型全媒体活动中,《狼山观海》一诗最终胜出,成为最能代表南通的一首诗词。该诗诗境视野开阔,气势磅礴,既描述了狼山之景,又抒发了诗人的情怀,在众多关于狼山的诗篇中堪称冠冕。



江海风物

粳子粥 粳子饭

□姜连生

自1970年底离家去浙江嵊泗部队当兵,从此告别了粳子粥、粳子饭。尽管白米粥、白米饭要比粳子粥、粳子饭好吃,但吃粳子粥、粳子饭的那段岁月一直在心里记着,永远不会忘记,也不能忘记。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就靠吃粳子粥、粳子饭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,我也是吃粳子粥、粳子饭长大的。如今回忆回忆,蛮有意思。

煮粳子粥、粳子饭的粮食主要是元麦和黄玉米籽。那时队里人家都没有陈粮,全是当年收当年吃的新粮。磨粳子不用机器,都是用磨子磨。我家有个小磨房,早中晚这个时辰几乎天天有邻居来磨粳子。我家有只装粳子的小茶桶,磨一次能吃三四天。刚磨出来的粳子有热度,容易结团,时间长了还会生虫,随磨随吃,粳子既新鲜,又不吃力。粳子要磨得不粗不细,粗了饭粥不粘,细了如面粉粥饭不好煮。所以,磨粳子也有点技巧,全靠负责往磨眼里装填的人熟练掌握,抓放时机,数量多少,要凭经验,手中有数。一般元麦粳子只需要磨一遍,玉米粳子要磨两遍。后来大队里办起了机器加工房,但我家和队里人家还是喜欢自家磨粳子,一来方便,二来省钱,三来好吃。

从我记事起,我家和队里人家吃饭习惯都是早晚粥,中午饭,叫作“两稀一干”。农历五月开始吃元麦粳子粥、粳子饭,九月开始吃玉米粳子粥、粳子饭。等于一年中有三分之一日脚吃元麦粳子,三分之二日脚吃玉米粳子,雷打不动,几乎家家如此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从上小学二三年级父母就教会了我烧粥烧饭。先说烧粥,根据家里人数,往锅里放多少水,都是定好的,用铜勺从水缸里一勺一勺数着往锅里舀,数字够了,看看锅里的水际线正好不好。超过了,往外舀掉一点;不够,再往里加一点。粳子恰好满满一大葫芦瓢。粥薄了,吃了不忍饥,饿得快;粥厚了,浪费粮食,超过计划。早饭,一般都是父母起来煮,让我们吃了去上学。晚饭,大多数由我和哥哥煮。那时很少有家庭作业,放晚学回来就做两件事:一是先煮粥,一是再挑茅草。

刚开始煮粥我还出过洋相。记得头一回煮粥,水开了,我把粳子用铲刀一点点搅动均匀后,盖上锅盖又去烧火,谁知灶膛里火一旺,粥溢了出来,我连忙用双手把锅盖用力摀住,粥还是一个劲地往外溢,弄得满灶都是粥汤水,还有部分流淌到地上。晚上吃饭时父亲发现锅里粥少了,估着溢掉了。便告诉我应对溢粥的窍门,粥开了,灶膛里火不能太旺,慢慢减少柴禾;当粥要溢起来了,马上掀开锅盖,减少热量;看看粥要往外溢出来时,舀点冷水倒进锅里压一压,等粥平稳了,烧一把火,再让粥开一下。此办法果然很灵光,以后再也没有往外溢过粥。夏天用井水烧的元麦粥最好看,也好吃。挑茅草回家,掀开锅盖,满锅粥皮全是红红的,吃在嘴里黏黏的、滑滑的,不用筷子,不用咸小菜,温温的一碗粥就进了肚里。因此,夏夜的场心里,全家老小围着一张大方桌,点上一堆烟熏蚊子,就着月光星光,一片喝粥声和说笑声。

烧粳子饭要比烧粳子粥稍微难一点,水烧开了,一边往沸水里慢慢倒粳子,一边用筷子快速搅动,不能让它们结团结块,那样会成夹生饭。元麦粳子饭要烧得干松些,基本成饭四处冒泡说明刚好,再烧几把火,用铲刀不停地翻动,不要让它烧焦结锅巴。元麦饭用淘淘着也好吃,尤其是茄子烧鱼汤,更是好吃无比。夏天中午剩下的元麦饭,装在淘箩里挂在房梁钩子上,上面罩条毛巾或一块布,防止灰尘落进去。队里下午劳动到三四点,统一休息回家吃点东西才能继续干得动活。可以从淘箩里抓块饭团直接吃上几口,也可以在水里放点糖精和醋做酸醋汤泡饭吃,既解乏,又饱肚。玉米饭不要太干,可以软湿一点,烧出锅巴更香,但不能烧焦,焦了发黑,吃在嘴里有苦味。玉米饭锅巴黄黄的,脆脆的,泡成粥香香的。用青菜、白萝卜、胡萝卜、山芋等烧饭,更加好吃一些,但火候要把握得好,不然会煮成糊饭。用那些东西烧饭,只有父母会做,我一直没有学会。我只会烧粳子和米饭,那是在四甲中学读初一一位饭堂师傅教我的。把淘干净的米和水一起烧开,然后边放粳子边搅动,自然成饭。粳子和米饭当然好吃,但家中平时用米,即使有点米也舍不得吃,留着来客或逢年过节用。
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,整个海门农村人彻底告别了粳子粥、粳子饭,让它们成为历史。我女儿和外孙女这两代人不知粳子粥、粳子饭是何食品?也不足为奇。现在农村以白米粥、白米饭当家,粳子粥、粳子饭退出主食舞台,是社会发展进步生活改善的表现,是件大好事,了不起的大变化。今天吃着白米粥、白米饭,回忆过去粳子粥、粳子饭,是要不忘来时路上苦,珍惜眼前道上的甜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古代南通的“过江难”

□黄浪

史海回眸



去年沪苏通大桥的开通让南通到江南的交通更为便捷。根据报道,2021年又将开工建设张皋通道、海太通道、通沪通道三条过江通道,“八龙过江”的场面渐行渐近。

而在古代历史上,南通民众过江是极其困难的。江苏历史上的大型渡口主要在南京、扬州、镇江一带,比如陆游的“楼船夜雪瓜洲渡”描绘的就是扬州的瓜洲渡口。南通历史上地理位置相对偏僻,再加上江面宽阔,并没有产生像瓜洲那样的著名渡口。如果去苏州或者浙江沿海,人们常常要绕道南通上游过江,路途陡然增加,给相关生产生活带来不便。长江天堑较大程度上减弱了南通与江南的交流。

破布儿换斫糖

□程太和

习俗杂谈



“哆——来——咪——,哆——咪——来——哆!”这是什么声音?这是挑“货郎担”人吹的竹笛声。

“货郎担”来了,一群小孩子拿着破布儿(破旧的布条儿),如皋、如东、海安一带称“破布儿”)去换斫糖。

“破布儿换斫糖”,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换方式,就像老师在政治经济学课上讲一只羊可以换两只锄头一样。这种简单的交换方式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中农村仍然存在。那时候,只要“货郎担”往村口一歇,还没等他敲堂锣、吹笛子(一种从头顶竖着吹的小竹笛),村里的大人小孩就拿着自家的破布儿、坏鞋底、坏套鞋、牙膏壳、乌龟壳、猪骨头、废铜烂铁等废旧物资,换孩子们爱吃的斫糖(麦芽糖)、小零

品,细姑娘们爱戴的小饰品以及日常生活需要的小百货等。

走村串户收废品,年轻人可不爱干,只有五六十岁偏老一点的男人挑着“货郎担”在村里转悠。“货郎担”上什么都有,孩子们称他们是挑“洋货担”的。“货郎担”的担子很简单,八根细索、两只箩筐、一根毛竹扁担,其中的一只箩筐放着废品,废品上面放着大托盘,另一只箩筐放着特制的木盒,里面隔出许多格子,还用玻璃盖罩着。这个特制的木盒就是百宝箱,里面既有孩子们爱吃的块子糖、桂圆糖、宝塔糖、棒棒糖,又有好玩的玻璃球、橡皮筋、弹弓,还有实用的缝衣针、顶针(针管儿)、纽扣、发卡、红头绳儿等,如同一块块强力磁铁,吸住孩子们的心,他们把“货郎担”围得实实的,任凭大人怎样呼唤,那条撒野的腿就是不肯移动半步。那条撒野的腿就是不肯移动半步。

挑“货郎担”的人经验老到,当把物

康熙十三年(1674年)也避祸前往江南,同样选择在靖江、江阴之间渡江,作诗“澄江如谷快扬帆,闲挹山光两岸青”。诗人还对该诗作注:“过江每从京口,此处较京口为险。”范国祿和冒辟疆的经历都表明南通至江南主要从扬州、镇江间过江,而情况紧迫时偶尔从靖江、江阴间渡江。

迟至清代中叶,从南通前往浙江沿海仍然要绕至扬州、镇江过江。嘉庆十九年(1814年),日本“长久丸”号商船在琉球国遭遇风浪,26名船员漂至海门沿海,被渔船救起,送至海门官府。因为浙江乍浦常有船只前往日本,于是官府安排他们从乍浦回国。日本方面在事后把这一经历绘成《清国漂流图》,根据上面记载,26人于当年十月三日从海门出发,一路经过南通、如皋、泰州、扬州,然后从扬州过江,经过金山寺附近,到达镇江,再路经丹阳、常州、无锡等一系列大小城市,至十月十四日才到达苏州,然后

从苏州到达乍浦,在今天看来,这些路绝大部分是“冤枉路”,但这样的绕道在当时是一种安全稳妥的方式。

这种情况在清末有了改观。1876年,日本人曾根俊虎在中国沿海收集情报,根据曾根俊虎的《北中国纪行》记载,他从上海一路北行,到达常熟江边的福山,花7美元租了大船,于次日凌晨出发,仅用了不到5个小时,就从福山抵达南通姚港。相对古时候而言,这样的没有辗转迂回的渡江方式已经十分高效了。

当然,古时候的南通“过江难”是就民间而言的,对战争年代的军队来说,在南通与苏州之间过江并不是特别难的事。比如南宋政权本来想定都镇江,怕金兵从南通直接攻下苏州,而最终选择以杭州为大本营。而元末朱元璋大将徐达在攻陷苏州后,又命大军直接过江经狼山攻下了南通。战争中的直线渡江成了稀松平常的事。

情了。放学后,我就和几个小伙伴围在一起,在我们生产队牛棚东边的大巷口挖个小坑,看谁先把玻璃球弹进小坑,谁就算赢。玻璃球的撞击次数多了,就会出现白点,甚至有破损,我们就想方设法积累一些破布儿、旧鞋底,或者在夏天找一些桃核、知了壳,找“货郎担”换新的玻璃球备用。

记得那会儿常来我们生产队的“货郎担”佬儿是两个爷爷级的长辈,一个是东隔壁新港村的,一个是西隔壁钱港村的。一到农闲季节,他们就挑着“货郎担”,走村串户做起换糖营生,回家后再把换回的废旧物资进行细分,然后卖到镇上的废品收购部,从中赚一些差价贴补家用。

时光飞逝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“货郎担”这个行当后来就逐渐消失了(现在也有收废品的,但都鸟枪换炮了),随同它一起远去的,还有我们快乐的童年。